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留書卷四五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宋大樽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留書卷四

明　章世純　撰

論語下

先進於禮樂一章

言質則予以甲名而取之言文則予以美稱而違之質而甲為名文而美為稱所以服天下之心名美有不足慕名甲有不足惡所以甚取予之説也

回也非助我者也　節

聖人所為過乎衆者惟其心之無已能與道而俱之乎無窮故常有求於衆人之見將以自益而廣之夫一事之端參伍論之則未嘗不多故也一理之正逆順求之未嘗不背反也吾論之人又論之將有並出之理吾順言之人逆言之又將有可易之議唯其獨言而獨盡則其說常專成

南容三復白圭　節

聖人取人以忠厚之心取之見一節焉斷短為畧而亦足登於列矣聖人所取於人亦以其近於忠厚之道取之約言節行無失於時而已可尚於道德矣此三代而上所以多賢人君子也

回也視予　節

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有代我而為之厚者不亦可乎以為非其生之所安不當死者之意也以生時之心為已死之慮也

季路問事鬼神　節

鬼者死之所生然既死矣又生鬼未知其死也生也鬼為人之餘然鬼靈人不靈多有此質質反為蔽喪其半者存其半而神明愈盛則是未知孰為全孰為餘也不可知故置之以所知止其心聖人之情也

凡事者必得所事之情而合之事人事鬼神事者同矣所事者安可同乎鬼與人之分死與生之分也故問死者所以究鬼神之說然而亦一也死者生之餘餘必依

其正陽之所為陰往往而肖焉故人之所尚鬼亦尚之所下鬼亦下之

仍舊貫　節

春秋凡有興作未嘗不書如城郎築郿雉門兩觀之類皆悉記之豈盡非時其以時者亦有矣豈盡不宜其可以作者亦有矣所以為譏為無國之全慮也魯小而夾命於齊晉征伐會盟無歲不有民力為過樂矣勞之求逸之常有以合而權其力之所不足茍可得已者皆所

不敢事也以是為得國之全計而權之令偷暇而役不
憫其前不圖其後知其志之不存民矣此賢者所以嘆
也

由也升堂矣　二句

子路有正大之德不足於和順之體則未免於性情之
過性情者物之奥者也故比於室使依於奥者以求之

回也其庶　章

嗜欲之淺深以營求驗之而信營求之多寡以居積驗

之而信此賜之富所以不如回之貧也

不踐迹　二句

詩書禮樂先王之所留皆迹也而將有求於精者之事則非是無以藉其途迹去而不用於已昔矣於道亦無全合此善人所以徘徊中道而不得所至也

論篤是與　節

論天下之人期以篤切深至之行為主則君子見矣色莊不得而與焉此論人之法也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勇者好進徒使以義裁義豈定說哉志乎進者又將見義於進故使就父兄父兄尊者也以事從義奉義以從長老此又義之大者也

子在回何敢死

患難之來死生之權可自與哉幸得不死爲相奉之言耳

克己復禮　節

仁心者人之所自有非為之所致也惟不得禮以自節度則雖有愛心盡於養已之欲而無餘以及人故禮所以節身也禮以節身而已不堪則常欲去之必力已自奮以進其志自勉於禮仁生其中矣克已復禮曰仁名之以其所能有也仁者禮之所能有也

非禮勿視　四句

耳目口體欲之所行欲者愛之小也愛者仁之小也制欲以禮去小以行大也

出門如見　節

動而妄行雖無意害物所害於物必多矣敬慎自將雖無意利物所利於物必多矣故或以禮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敬為仁皆有可以仁之理也

為之難　二句

力行近乎仁行之而知難則言不敢出矣訒言者行之見徵也行也者仁之見徵也

内省不疚　二句

天下之禍害苟非有以致之則加於我者雖深而亦淺而吾亦得寬然以行其外之之意則所以受之者亦薄夫輕利害外死生人能言之而不能行其意於物者其故亦有自來也

民信之矣

法令具而物不服者下不得恃上之心也虛文用而至心不存者上不得恃下之志也故古之善治民者必使民有敦厖淳固之意以存其質而有親義恩愛之心以

厚其接然後靜之而能安作之而有威上下之動相應於一而國有所恃以為固物之不信相視而疑得隙則將去之矣有變則相詐以為利已矣夫以不相必之人而共處其土其一旦豈可為言哉

文猶質也　節

文也者聖人所取於物之利用於人之力致曲而為觀於天下者也因以美人之意使之疊疊而有以自安以立辨等分而處上下之位使君臣之間有所藉而起其

勢此文之利也無文而行質固已瘠薄枯竭而無以自樂矣又無可據以别於君臣上下之間則所以為貴賤者名而已矣貴賤之於物非天之所生也人之所生將多其事以著之去其著之者而貴賤烏乎存然則大亂之本將起於是而質朴無知者徒足以信其亂志也此無文之害也

徙義

禮義者人情之所常背也故禮曰復過而後有復耳義

曰徒已遷其處而後有徒耳

子路無宿諾

片言折獄得其情而果所斷也何以信之於子路子路之果有積素矣証之以無宿諾也

君子成人之美　節

天下有餘者常欲以及人不足者每至於忌物君子成人之美已所有也小人不成人之美已所無也

樊遲問仁　節

道之所加皆在於人不失於人則道得矣雖有他端其細者也

樊遲未達

所以未達疑智不止此耳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所以大知人之說以滿遲之心也驟言使枉者直事情睽遠非切理矣故又疑之

君子以文會友

道者必有所質以明之質於文以發其說則其多者可

放之以博也其正者可依之以止也然後友之聽明可得而用而其為説可得而資

先之勞之

君者先後人者也人未能至前其行以觀物使有所儀而動人能至則嘉其善而慰其心使之樂於從事意常包於民事之前後故民鼓舞其中而不知倦也

先有司　章

人非性之所長未有能用之者也順天性而往則安行

而盡其節先之勞之而無倦此子路所能也持寛大尚體要仲弓所能也因所有而用之也

以天下之治付之天下用天下之人亦付之天下之人知不至者不强相索然後我與天下俱遊於蕩佚簡易之中而無所苦

名不正　節

名者以言期物者也言者以多文明義者也名之所期不正其處則議論其間者義亦左矣已議而行之之謂

事事之有功之謂成事之而功非獨力所達也事由理發者天資其勢事由情發者人輔其意理與情不足而以強力求功未有能功者也無功而強作之犯天下之義而強成之所立者徒作敗物紀耳一端受其敗亂餘行皆不可立自上受其敗亂百官庶民之義俱不可立故曰禮樂不興矣夫禮樂刑罰者本與末也教化不先刑罰獨行者非先王之法也不得禮樂而賞之其法亦非先王之法也故曰刑罰不中四者皆政也而相胥而

亡國無所以為之矣

上好禮　節

君子之所治者甚精而所至者甚大使民敬則以禮作之使民服則以義作之使民用情則以信作之此用精微之道也夫民敬矣服矣用情矣豈獨可以厲衆而作力也哉然而亦兼於其中此非其事而得其事也則所謂所至之大也

誦詩三百　節

詩之於政有矣而未具也善用之可以為政則得端而推耳於言無與也而可以言則放其意而用之也使言者盡如詩之以微相及也天下豈有不相悅以解者哉

子謂衛公子荆　節

天下之物盡以所有止之則於已甚寛而於鬼神無忌貧富者心為之量也或簞食瓢飲而已足或藏鏹千萬而不免於憂此其貧富豈人所能見哉自足者富者之事也惟憂不足者貧者之事也而情有所易則其實固

可得而貿矣

君子和而不同　節

物之意非可傷也懼傷其意則同之以為行求無逆耳物何可盡同一日千化猶不足也若其參立又何適從如可同也物在而我亡矣和者不嫌於睽異參其氣使可入耳存已依於正立行依於大定於一而四方遍矣此同和通塞之辨也

邦有道穀　節

不擇時而一其進貪祿不休者也必有苟且之術行於其中故君子羞其用心

克伐怨欲不行焉　章

仁者之所不為其所為戒之也如彼行者已馳而南則絕向北之迹已登而上則絕走下之踪故不行得於自然徒禁之於所不可而心實無所用之則所禁者皆乘流為堤耳所以勞也夫不墮非能登之說無失非有得之云克伐怨欲則去矣仁尚未來也得其平常而已矣

危言危行

物所謂危於利難幾險而將之害者也於福難幾險而將之禍者也正者羣邪之所妬常情以計則謂之危矣

有德者　節

德之說一言之說二仁之說一勇之說二具有二端則有其一與德與仁合者必有其一與德與仁不合者也德之說全言之說偏仁之說全勇之說偏别於偏全則以全包偏而無餘者或以偏任全而不足者也

南宫适　節

禍福之不應者多矣君子有所好惡無以著其心則寓於古以論之因於天殺寓已罰也因於天祚寓已賞也得意之言辭不足以盡之

爲命　節

春秋之時行人之官重過而失辭則生釁挑禍故小國尤重辭命所以弭患抑自鎮也

孟公綽　節

用人之道有德者居上有才者居下有德者居內有才者居外故使賢者用才者不使才者用賢者或賴其力或倚其誠故不同也

文之以禮樂

春秋有周之餘教皆以禮樂相先士之質具於一方者則被之禮樂以為光華飭而成之以用於世禮樂不足而行其一槩者則以為朴士也公綽莊子冉求就近者為言古人取人之易也

齊桓公正而不譎

五伯之名天子與諸侯之異耳非以著優劣也桓公之伯也所設施於國中慱大齊肅曲折詳至皆有大道之意其交於鄰國依於仁義之方從容光大而有文故桓公不死得如管仲者繼之諸侯之德稍下則遂可正於天下矣故桓非文之列也次乎王者也

管仲不死

君與國之間君子之所權也國與天下之間君子之所

權也管仲可謝子糾矣無效於齊足為齊之列士矣無效於天下仁義之所分大小多寡於是而為量非可以名狗所聞也

公叔文子之臣　章

樂王鮒言於宣子欲反州綽邢蒯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董安于忠於簡子則梁嬰父謀去之春秋之時卿大夫各私其才以藩其身大抵皆然文子能出其屬而效之國不為忠國者乎素出其上者難為之下事我者也

而登之於朝與之揖讓相先而意無所忌不為忘涯幅者乎為之美謚於義適矣

君子上達　節

君子者非一日而至也小人亦非一日而至也君子為善初亦為難而試勉之也久之而所勉者為已常分則又以過乎此者為可勉矣小人為惡初亦疑而嘗試之也久之而所嘗者為已常分則又以甚於此者為可嘗矣故高者日積於高卑者日積於卑漸使然也

古之學者　節

古之學者為己事歸乎實實歸乎愜心今之學者為人事歸乎名名歸乎綴利

君子思不出其位

處貧賤而思富貴者非為必能得之也心不可已姑行意其閒以自樂即已富貴又不可止又有為之外者矣故心者物之無窮也常不可以故所滿之好新於日生千變以自極者也天下必無之物必不得至之事心亦

皆得設焉將欲止之有所以用之而已有所用之則寄而定

以德報怨

報也者天下之利也有報則施者益勸人勸於施利莫大焉故君子重德施也德施者將别之於常等豈獨别之於怨已哉不别不厚不甚别不甚厚苟為不甚厚則自以薄道率身矣故或人之說不可訓也

不怨天　二句

不怨天不尤人無所惡於不知也無所惡於不知無所求於知也夫安於不知者造迹不彰人亦惡得索而明之

賢者辟世

此傷世之偏辭也曰入山林而長逝者此眞得耳我所謂辟地辟言辟色者也亦彌不及矣

上好禮　節

好禮之君必以禮使民所使者民所能供也好禮之風

及於下民亦化之民知禮則以供令爲己分業矣以順民從誼君是以應之謹也

修己以敬

肆未全惡之數也緣之而惡極類敬未全善之數也緣之而善極類故敬於德萬分之一也而全德所出也

修己以安百姓

去己無物去己事無加物之事堯舜治天下己以治之也桀紂亂天下己以亂之也己存之此事業著之彼行

之則有受者矣動之則有所至者矣故曰修己以安百姓

難易之義存乎說之所持令曰安百姓者修己而止則易辭也易之以說之反而來也令曰修己者安百姓而止則難辭也難之以說之推而去也

君子固窮

責道於人則曰此君子也奈何使窮乎不以其道得之也道與德則世之通術也推理於身則曰此君子也若

之何不窮乎君子固窮矣廉與貞皆世之窮術也

予一以貫之

天地所生生以其類故萬物之事皆從其本以通立於其通以觀者舉一而可盡也

知德者鮮矣

有勢者物之所附有利者情之所趨德何事焉雖行歴天下猶無得耳此傷已之窮也

無為而治　節

善為天下者制物而使之則己不勞舜之事有為之者矣手足親事神明所以居空也

立則見其參　節

一不信足以敗其百信皆行者常據一以推類故忠信篤敬皆必以全為之然後受其效

事其大夫　二句

所事者所與其美惡也功亦與分焉罪亦與分焉事其賢者友其仁者謹之所共也

人無遠慮　節

近者待遠而後全者也人將至遠必盡歷近之地後能至之不至於遠則近之地未歷也

三戒

心者血氣之精華為血氣之精則能用之已猶是血氣也則亦隨之而已矣戒者所以相節也

血氣居中道以藏精粗粗者成形質之所以合受也精以生心性之所以嗜欲也三者虛實同所極從精者而

御之

三畏

自制不足則借外定之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因於可畏以取其畏君子所以善藉也

君子有九思　節

思者心之所以期物一身之動聽其所之無所不至期之以然則雖不然者亦可以然矣君子九思心之與身為期約也事約而後得之

見善如不及　章

嫉惡太甚不可以入羣故視天下若不可居而以度外處之是以行義達道非大度之士不能也

不學禮　二句

禮者君子所守以拒非常物所公明者持之而往物自無說雖欲相難詘於心知其是耳故禮所以服物物服而已強矣已強之謂立

邦君之妻　節

尊名者往稱也卑名者來稱也質名者行他分也盖名者兼行自他之分也名正而仁義之道存

性相近也　節

物性既區善惡從形虎豹形於惡鳳凰形於善性之所有不能得之形之所不具如牛之不欲搏虎之不欲觸也如人之形自與善近同人之類自當不異所為爭者多少之數故曰性相近也相近者大畧之辭究之身之所有皆從習化如工人為器手不得其異也而各便所

習至其成也沒世不能通其技於形亦然於氣亦然於心亦然夫習之所為不待生後自胎孕而已習父母矣其知食知煖者皆胎習也性亦習得之

好仁不好學　節

學者所以論古以制令也處始以議事之終成敗利害莫必所在古有為之者矣則始終之全也學古者揭後於前使目明見而手可分之道也故學則無蔽以物況我而明之

女為周南　節

不觀周南召南不復知盛世風化之美所知者近世之俗耳

禮云禮云　節

玉帛鐘鼓微者也有大焉者矣玉帛鐘鼓文者也有質焉者矣

天何言哉　節

事行之而成非言之能成也物致之而得非言之能得

也天何言哉行而已矣而萬物之美列四時不行萬物息矣萬物之數以實相起而虛者之用不能至於實之分君子所以賤言說也

不有博奕者乎

費無學曰坐高僧於前萬累盡矣立美姝於側萬累亦盡矣彼者理極此欲極也故博奕者亦夫人之所以盡萬累也

君子義以為上

勇伏而不得發欲傷之也勇往而不可違物拒之也義不行欲物必避義故可以為勇并使勇可以行者皆義所兼也

君子亦有惡　章

惡者心之惡氣也物以惡來惡所以酬之惡不加惡則善為無軫比於黑白相切而明

直道而事人　節

天下之事前知其必然則其心寛裕而無憂栁下惠於

得失之分有以前知之矣知其且然吾又何求此所以能致用其和也

不仕無義　節

君者四民之所共事也農效其粟工效其藝士效其道與才知近不能就民之列而供其貢稅進不能竭能奉職以致其功業是率民而出於無義者也名實之主之所不蓄也

言中倫行中慮身中清廢中權

中者不期而適遇之不為倫設言也與相遇焉耳不為慮設行也與相遇焉耳不以清擬身以廢議權也與相遇焉耳無莫於世無必於道特能與離合而中之名生中也者寬以與道也

無可無不可

道有其全全則途多途多者有所游移蕩樣以自極伯夷叔齊以一而自若者也

執德不弘　節

匹夫行義於一槩天下無稱者餘行不相輔也故德欲有餘執德不弘則末之餘也

博學而篤志　節

求物者迫於其際以求之則其勢不能自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事兼慮并無所復之之勢也故仁不外焉

信而後諫

以餘行輔一行以餘意輔一意進言於一朝人聽我以生平故不信不可為説

譬諸草木　二句

物類不同從其器而居之其精焉者有所不至者矣然竟守其粗亦可利用

仕而優則學　節

學與仕不相離也使相依而用是以事業之中有道德也

人未有自致　二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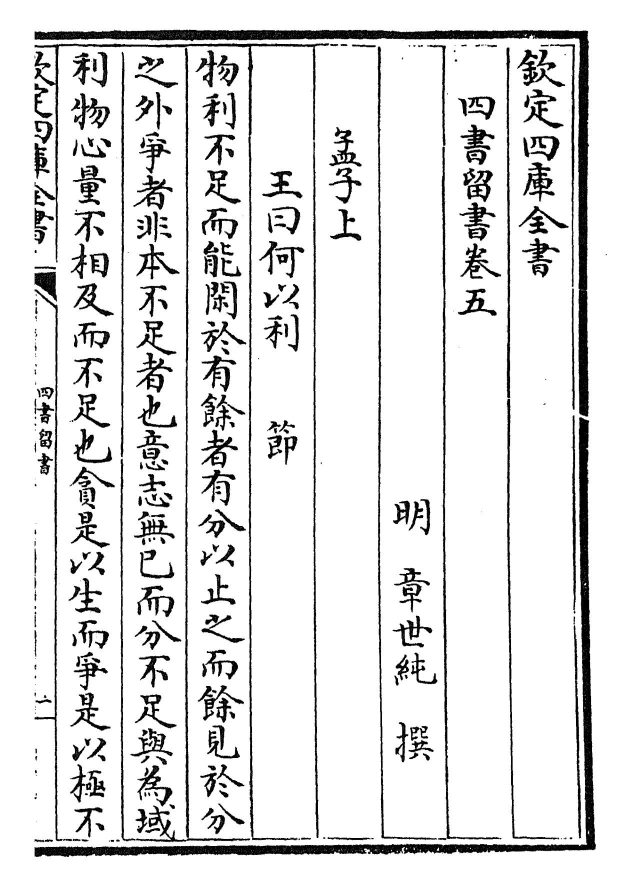
親喪乃自致他有不自致者矣必以術啟之故有以故

與物者

不知命　章

事有不急而常為實用之助命天事耳知之而求寡言小節耳知之而識明禮儀文耳服之而行並在遠而或有功於近在末而或有功於本在微而或有功於大此不可不知也

四書留書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四書留書卷五

明　章世純　撰

孟子上

王曰何以利　節

物利不足而能閑於有餘者有分以止之而餘見於分之外爭者非本不足者也意志無已而分不足與為域利物心量不相及而不足也貪是以生而爭是以極不

至敗亡俱盡不可止也

不違農時　二節

先王之制教令歸於全養事仁義不興孝弟之俗不盛則父不能得養於其子兄不能得愛於其弟老有棄捐而民有不率矣故以物養人歸之五穀六畜田宅衣履以人養人歸之孝子悌弟精粗本末具而後養道不遺

省刑罰　節

愛民者民亦愛之忠義之生有其本矣然後以教被之

則易達而能從民知忠義乃可用也

省刑罰薄稅歛不嗜殺人非嘗利之也無加害而已矣而民已知恩故曰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言其淺者知深者之不止是也

是心足以王矣

使人以其心從先王之法莫若使以先王之法從其心得其仁心以質之而先王美政美事可依而起矣求之不忍之心此導源以往者也

是乃仁術　節

以不見養仁者存仁之術也未見之與不使見必有分矣道則有合焉不使見者心不傷未見者心亦不傷歸乎不與憯氣相迫耳覩於殺者生氣受其陰所以陰之迹微性與命之間久而見損焉故君子戒之非以為物也以為己也

物頑之而安數見於殺久之殺將不能動其心矣頑故也故不與見者養愛之道

物之生命未有知其可分者也而心意所計則若可以輕重殺物可以免人物若可殺耳殺小可以免大小者若可殺耳殺所不見可以免所見所不見若可殺耳境惡其迫者而情若可解於睽人之為迫以近類也所見為迫者以處前也待思而至者於勢已後於意可以辭矣此三者非理之所可論從心所量也夫全仁以我而已矣豈能以物全哉

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論以同異豈獨今異古哉古亦異古矣一切置之而求之所自生與其所為用則參千世而同論未有可異者也天下之事皆如是已故情者聖人之所據以統古今者也無緣於物而可以期古今者得情而憑之也

獨樂樂不若與人

情之在人相借者也物之所有已與分焉俱得其樂則以餘相被受者得於有所增也往被者得於有所行也

以大事小　四句

生於先天之下同為天之萬物則樂與萬物俱安同受天之德享天之厚不生事以相若也謂之樂天戴天之尊何敢一行其意畀抑降損乃吾德也謂之畏天以大事小樂物之同安也而寄其說於樂天所以大其事小之事也以小事大畏強大之勢也而寄其說於畏天所以大其事大之事也一舉而歸之天而後聖賢之情皆由理發非由勢計也

國君進賢　節

卿大夫之位人之所置非天之所設若以自君裁斷尊卑由其低昂爵禄真可輕者耳不足以屬下御物唯位依德定禄以功稽自我之權歸彼自然之分然後天道存其中苟為天道也已意何可用乎今也起之蓬蒿之中加之宿所尊親之上所任已重擬分責當固不得不遲慮反復也

不動心　章

心者氣之靈好上而務起者也心之有志足以任物與

其勇進而不懼者舉皆氣之本然因心而用者耳刀有利而利有光火有烈而烈有耀俱於其體者也人有五臟以蓄五氣食以入味味入於腹氣盛於胸此萬物養氣全生之道其因心而用靜為志而動為勇者則其精者也其養之之術則或習而強之或習而頑之夫吾之所畏在此而常與之相嘗以其所守之一與之相御久之亦足以自堅此亦北宮黝孟施舍之術也而不可謂之得道者為其犯難而行夫君子之養氣也不求於氣

而但與心以所可恃其致氣也不但於氣而於氣之所本心所可恃者義也氣之所本天地直方大之理所存則亦義也知其義與勇為類而立以相招知其衆之所服也而我托焉托於所服故衆為除道以類相招則致之也不難常以存心之道兼於致氣之理所守亦已易簡矣告子不求於氣但求於心道亦如是孟子立養氣之說以相反而所言集義歸之慊心竟無以易於告子之說葢異言同實矣告子但求於心則所求於氣者已

備孟子雖言養氣卒亦皆求心之事也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術也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非告子不動心之術也特全舉其言耳天下之來於我而多者莫如言是非得失吾盡求析之則於己甚勞而常足以疑其所守有術於此合於我則受之不合則辭之以是與天下相謝所以無擾於心也於言然於諸事盡然推於其類則亦不動心之助術也

得於內者無所求於外告子所以待言也得於本者無

所求於末告子所以薄氣也故告子之說歸乎心而氣無事者也氣所以不可求者一倚於氣則其用之常暴暴而心遷其所與怯而心遷其所一也故暴氣之為動心此其論之微者也然又豈能常壯哉一發而不當則心且悔之當其方張若舉世無以容其氣及其復也亦盡衍無以安其心終亦歸之怯而已矣

以直養而無害　二句

氣之所充充其身耳然於身所出於世而加之內氣既

盛則上天下地無不可及而天下之物與天下之勢舉無足以相勝相阻者心之自視意象固已滿宇宙矣夫天下之事其智足以知之才足以為之者不少矣而常不可以要成功是其成之者固不盡存其才與智也氣足以加焉則舉而必達行而必至物亦共避之氣不足以相任則小事而亦有不可為者矣故氣之大小事量之大小也氣塞天地之間天地間之事又何不可為乎

是集義所生者

義者物情所羣服物所自服而我托焉則其服也久已在前矣夫一日之行持之誠公也執之誠正也則可斷然行之而無疑此吾所恃義於一旦也至於事有生平道在宿昔不媿為常分無疑為固然卒然之接平時之心已足以定之矣此吾所恃義於積素也恃一日之義猶以生平自疑苟恃在素昔我無不可以蕩然矣

學不厭智也敎不倦仁也

君子之所謂智者在上則用衆人之長在下則用古今

之理君子之所謂仁者在上則溉世以利在下則與人以善智不以己仁不私己此為聖人之仁智已矣

見其禮　節

禮政樂德其事相須其道通也其俱存也吾得盡稽之其偏存也可通一於二矣禮可知政政可知禮樂可知德德可知樂雖通政於德通樂於禮亦皆可也

豈惟民哉　節

天下之同生而異才者非獨人也物之中亦有之麒麟

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皆類也而異若此聖人之於人類亦猶是也

人之有是四端　節

物之有端藏者多矣引而出之使相推而來故物有同情而見不能以相一者意不至也引此至彼心非增也而所達遠矣故可以保四海

夫仁天之尊爵　二句

君托於仁則民衆附民衆附則國權重國權重則光名

遠積恩而威生積人而勢生夫並為諸侯而以仁居上是得天置也故曰天之尊爵仁以得民民以藉主藉於土地可傾也藉於民不可傾也故能得民死力而捍之得隣國之歡心而輔之藏身之固莫過於此故曰人之安宅是以君子無惡於人後也求諸已之仁而已為仁者求諸已者也力爭者求諸人者也求已者必得之道求人者必不得之道

善與人同

善者以衆成非一人所有如手持足行各任其一通以取全故掇彼益此不盡也同我於彼而盡矣我忘而衆善來通不得其異也

欲有謀焉則就之

賢人之用於國也非有已勢也必將得君之情以為權賤則令不行矣疏則意不盡也故尊賢而隆其接所以盡才用之術也

子為長者慮　節

士既高深自置則所望於人者亦必以此求之孟子子思之徒也將以繆公之禮責時君世主而使自我求容與泄柳申詳為伍豈可甘乎故曰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惡其以泄柳申詳處已也

孟子道性善　節

性之所有者欲而已欲者愛也愛欲之所行自近者始由其身以及身之屬遠而至於天下然惟其能自父母兄弟遠而至於天下者則得而指之為善其專而私之

妻子盡其用於身者則不得不指之為惡非徒如是之為善惡也有愛則生智以營之智之所營無所不至一私其愛於已而以智從其後則忮害巧詐之端皆相引而生矣率其平心則固志乎為周也故雖有終節之惡不妨於本始之善本始之善者謂之道雖其堯舜亦止如是而已

方里而井　節

封建之與井田相合而舉者也封建廢則井田必不可

行君子世其爵則民不可不世其業盖井田晝察之政也惟諸侯治於百里則地狹而可以及詳而遥制者不能也諸侯以為已之事而為之非為天子而為之也則勢不得不晝察父子相繼而習其事則地力高下多少之數皆可以相悉其廢置增損可以自制而無請命之難也則不至一立而不可廢一廢而不易立此三者皆封建之所能而郡縣所無有也且井田行則更易煩而小吏衆以衆多之吏治多變之事而天子不啻遠也則

將何所不至哉雖其閭有大吏以總之則亦猶之小吏也非能以為已事也且周時所謂助者度亦行之畿內耳若夫四方之國則亦各從其政也不然滕豈無故事而至引公田為據也哉

並耕

君臣有分而後父子有等仁義之所以生也君與民並耕則夷其勢矣有相因而替者尊親之道所以不可得而明也夫體不尊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法不可得而舉

也刑不可得而致也君體降則臣體絶臣體絶則爵不足欲然則賢不可得官才不可得使也此數者皆敗亂之道所以致之始於並耕故偏道之弊推而後知

有大人之事　二句

天下所為一體者人分業以作合功相濟分而得逸合以得全此君民之業四民之事面貌不謀功業相加相為耳目手足也故曰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美所說勢誠爾矣

市價不二

一價之道期使民用樸耳同精於粗誰不為粗者此率民而出於太古之術也

若保赤子

如保赤子夷之謂無别也愛赤子者無擇親疎愛人猶是耳然惡有赤子而無别哉兄之子鄰之子出本情以指之固甚别矣别也者天地之道也物生有處必從身為近從近為推勢生其情非作之也

且天之生物　故也

愛者天之生也易形而為用於彼曰生於此曰愛愛者循生為意者也故以答所生之氣者即發而自致

且夫枉尺　節

枉尺直尋宜若可為計利而為說也既以利為說則枉尋直尺而利利之說固在也亦將可為歟如不可為是利不可言也君子當通大於小也

予不通功易事

四民之業交相藉也男女之功交相輔也皆以實為效士治道德有為於已無賜於人然士之所治民之所習也以政令於上者君也以身帥於下者士也此代君化民者也士不得職則四民之業不得安矣

予欲子之王之 節

言之入也以多取信一人言之衆人和之雖有斷志亦將自移況未始有舊之事乎故之善速得善之惡速得惡

孔子懼　事也

夫立言為教而託於空虛之文則寬遠而不切聖人以為表理以待事不若即事以著理推往古以導今不若即今事而訓之於是本魯史作春秋因得以明是因失而標非義理附事行遂彰是非依成敗愈顯審於微文以垂達義其作史例類古有其舊聖人時有變損則當時之人自能明於其故不至如後世不閣舊例更事推求也而當時之事非其在身亦其高曾祖父也事近則

言切語迫則情危因於往事怯於來者此所以懼也此

皆王者綏猷修道舉典明禮之事聖人以言語用之不

至侵賞罰之分故實亦不至亦遂收勸懲之效則功足

相代矣故曰春秋天子之事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人之為我非教而後能然未敢公行也楊子又與之以

道之名天下何惜而不赴乎我太勝則別物力不供則

險而攸賊詐毒將盡用之此之為害明而易及推之無

君以精者斷也

四書留書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留書卷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宋大樽

四書留書卷六

明　章世純　撰

孟子下

離婁之明　章

物之成者在此所以爲之在彼矩不方可以爲方規不員可以爲員法不専任可以爲仁故度量不生於上則澤不及於下禮教不修之其精則安養不足於其粗先

王之道以仁天下也而事多於禮義節度此規矩以生方員律呂以生五音之說也故其事常為君之所難而為始之所不樂非君臣力自斷於志不能行也

堯舜之道 三句

仁者愛人愛人則計利害計利害則起制度制度所生生於仁心必由先王者先王仁深而智周所事得其全也又積世所累經變盡而慮患曲故後世無以踰之

徒善不足 二句

徒善者行意矜於小惠乖於大體故有在近之恩道不足以及博有旦夕之施術不可以經久以治天下千數遠矣徒法者守度數而已具文而寡情守迹而無轉虚具之法法亦為弊故不行也

上無道揆　節

上無道揆無其主也下無法守無其所専也法之分屬而以責功者謂之守臣不信道守道者疑不貞其處也工不信度藝事不正作淫巧以蕩上心也君子犯義庶

人之議所刺也小人犯刑有司之法所索也一國所狂是謂播惡於衆

仁者愛人義者正已故朝廷之上義所多設四境之内仁所有餘義不立仁不行道揆法守謹於上德施恩厚流於下矣此仁天下之法也

二者皆法　句

言堯所以槩禹湯言舜所以槩伊吕語人以至不及其次嫌於漸降矣

行有不得　二句

反身者代人責己也人之自咎者人常寬之雖有不及人恕其情矣

人有恒言　節

人有恒言曰天下國家散辭也均辭也相繫爲屬則非散者也相歸而重則非均者也天下之本在國天下有不若國之急也國之本在家國有不若家之急也家之本在身家有不若身之急也

為政不難　節

道者因時而有正者也當時之世卿權已重矣以力加之則禍生於不可知因以德鎮之則世之所為難服者正吾借以服天下之資也

天下有道　章

天下有道有大德之主也有大德之主天下不得不歸於德天下無道無大德之主也無大德之主天下不得不歸於力不得不然者自然者也君子所謂天也其有

德無德者則其人也由此觀之人常處先而為之地天常處後而為之勢明聖之君亦善其所以生天者而已何以生天以德何以為德以仁仁行而民附民附而力多所謂不得不然者天下其當之矣

居下位　章

誠不足於親者必不足於友不足於友者必不足於君與民愈疎而愈便於偽故失之親者無不失也失之於誠而無不失也誠者氣之至真積之極於隆天地所以

感萬物人亦猶是耳人抱其誠所以能至乎物之微而歡之物誠而神生其間者也

誠之所始由近而始近者誠之地草木之物厚者在本而枝得分之故父母朋友君民誠所先後矣於先不足後不得待其流也

存乎人者　節

心目之相至也速故能效其心之誠正而自得不正則愧之此心之為善睟子同之者也賊莫大於德有心而

心有目惡之先導孰過於睟子以其見君子而能自咎則體中之有正者耳

恭者不侮人　章

儉者足乎已故無用於奪去其奪之本也故不侮恭之本事也不奪儉之兼事也

事孰為大　章

父母期於子欲無不全也無不安也自身而往凡與身相屬者皆欲使固存以奉其身此父母者之心也身守

則無不能守父母無窮之意安矣故曰守身守之本也言於承志之道已全也

仁之實　章

取物必於其源分物必從所多情生於身更反所生以求情源莫遠焉是情本也情所全用是所多也於是取分可不竭矣從實而往者皆得實也不憂累偽也

樂之實　段

樂則有動於心有動於心則不自持喜斯陶陶斯咏咏

斯猶猶斯舞有不知其然者有咏有舞樂之端矣先王之樂其節飭之者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　章

言固有借古人以立端者乘輿濟人偶一為之於義非害所用為譏者將以著王政之大借以起說耳夫子產何可譏也

惠而不知為政

惠而不知為政不可也知為政而惠無不可也湯教祝

綱文王葬枯骨武王蔭暍者此又何可譏哉

君之視臣如手足　節

為人君父必知臣子必至之情不知其情而恃分相與我之所以貌以與人非人所以來於我也夫使人藏其心而我不知則其一旦豈可言哉故腹心寇讎在國之臣有之非獨亡者也以我所以往者卜之則知之矣

非禮之禮　節

非禮之禮以小恭狥人者也非義之義以小槩立慬者

也小而不大故是而終非

大人者不失　節

物之近本者其氣性全赤子之心本氣存焉失之本統而假外爲增益者皆累僞也爲終而無始物所以常病

君子深造　節

學而知者得之古也問而知者得之人也雖復溫繹猶不處耳惟悟而至之得於自取然後能賴其用而造其新故自得雖少足以周於事也自人得者雖多不足舉

其功矣

獨用之智不足以取全故必今古而求之非倚古今也

游外所以發內濬耳目所以召心明求之人者皆求之

我也

博學而詳說之　節

事之不可同者形相悞也及造其裏皆相為通夫一氣

變見而成四時一理變見而成生殺相異之數至於相

反然求其說殺不異生惡不異愛天地同物陰陽同化

聖賢同能萬物同才雖千萬化其事一耳天地萬物猶將同趣而況人事推移之間乎故物多理少事多道少

以善服人者　節

善者世之所尊然猶敗於所用恃而加物則衆害其長能以善下人者斯敬之也能以善蔭人者斯愛之也以善下人善不及人特以天性相奉焉耳以善蔭人人賴其利矣各以已有得而恩其情也是以天下久而歸之

原泉混混　章

古之君子先成於心心足矣後暨於事事足矣後及於功功足矣猶不必至於名之分也後之又後之今之君子無從來之事未具前數者而名頓至矣來於無端亦去於無故何可長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章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同乎禽獸之生而能明其故別為人類而處而能察其情因能以仁義被之所恃者此耳自此而外形體嗜欲有均之者矣同者顯異者隱也

同者多異者少也非道之少徒以道異之少也或去其異或存其異存者非益其事也天之與我無失焉耳天固别物之生奈何取混也

王者之迹熄　章

周衰王政盡弛凡所以教化天下者久而遺迹皆絶詩教亦絶焉詩者咏美惡而為言者也豈無遺文耳目之所新始能感人之意陳文宿義則意不起也孔子通其意以春秋續之其所美詩之所頌也所貶詩之所刺也

變其文而寓其意以是為可以續詩也及事衆者言不得不約言少約者旨不得不辨義也者言中之禮義可論者也先後詳畧稱名稱爵之間有通詞為定指與世相期以指美惡者為出於約以總多不得不如是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天下之言性也　章

天下之言性未有不據於故者也雖然必以利者為本性之行物於其所安則發而自極其所不快則齟齬而

不前所安而行所阻而止吾所以奉性以用萬物之道盡矣不然者於己逆不然者於物逆何也逆己之性而用者未有不逆物之性而用者也夫物亦有故故亦有利矣利者其常然者也常然者可以相復非常然者未有可復者也今日然明日有不然者鬼神尚不能以期之況於人乎故據於利以用者我可據以知物人亦可據以知天如是則於天下無難也天下亦可據以知我矣天下於我無若也此利動之福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事惟無以處心則常為物所使君子有以處心是以能泰然於天下仁禮相復之物也往而不復必非其所以往君子責出以端本雖三復而無已焉及終不可感則又可以理足而自安也然則於天下又何患焉夫與人並處而獨免於患此所以異於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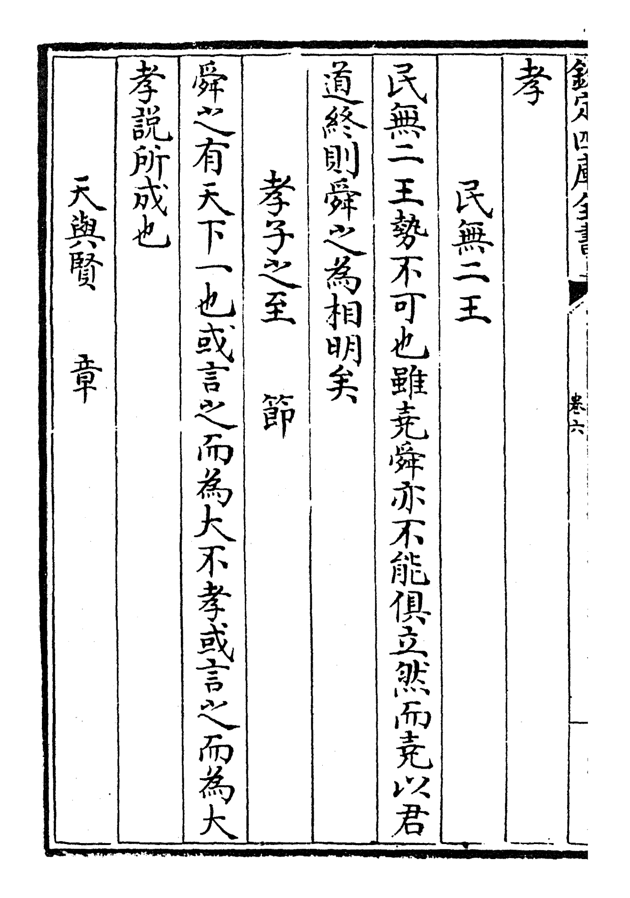
禹稷顔回同道曾子子思同道

凡異而同者皆道之全者也道有全則處一方而以其

餘理寓焉及其境移理亦相追夫境已去矣而行不改則所行者乃非其所行者也故變者物之一者也異為真同同為至異見異於同乃可辨道見同於異乃為見道

怨慕也

凡非意之來皆可以其自得無憂者相待惟親欲憂我則不可不以憂處之所以受親之怒也怨非正情之發然有時為善舜與小弁皆宜用怨之地不然不可以為



孝

民無二王

民無二王勢不可也雖堯舜亦不能俱立然而堯以君道終則舜之為相明矣

孝子之至　節

舜之有天下一也或言之而為大不孝或言之而為大孝說所成也

天與賢　章

天者物所大歸也求之而無故者則以歸之天或賢或不肖也或爲相久或不久也此誠非自爲也信乎天之主之也暴亂而必失也中材而可以安也此求之有故爲之有力也亦天因而廢之也此不全於天之事歸權焉耳故將爲無人功者與名以天之適然也受者可以安矣將爲有人功者與名以天之必然也得者可以懼矣天者先人而後人者也

唐虞禪　節

古初之世天地之功未成萬物之用不備變大而事艱於時為君非求神聖不可且物鮮奉薄而憂勞可加舉以與人直釋負耳夏商以後勢已大定而故迹可循中庸之主可以託舊業取成功使天下之人藉先恩以奉後主亦與以所安也而財足物贍上有大奉非定於世傳亦何以塞邀幸之心乎

天之生此民也　節

古之所謂聖賢者賢愚貴賤通已於天下而公計之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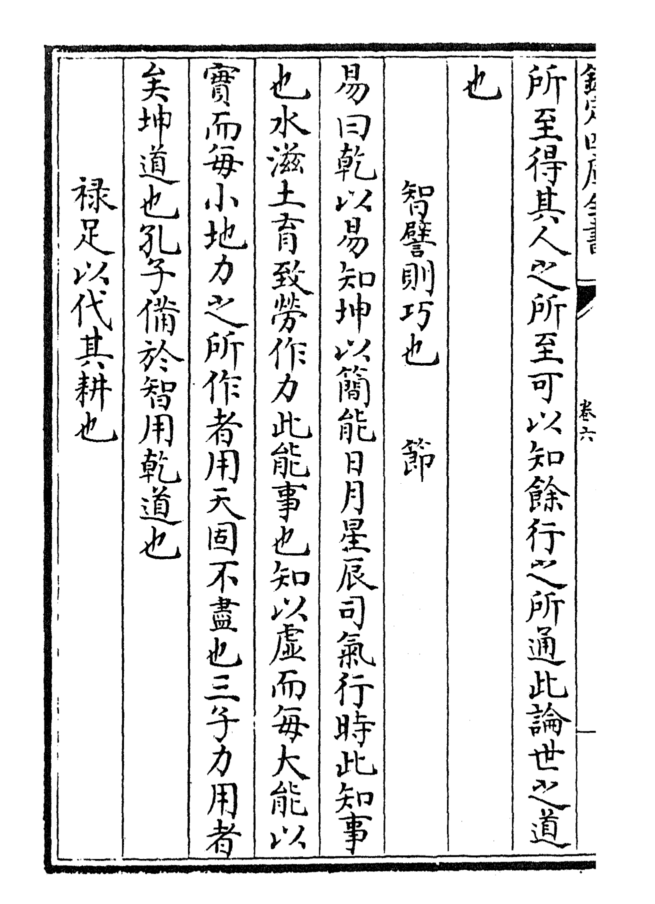
貴也曰天以我司治理也我賢也曰天以我任教化也在彼者皆吾事在我者皆物所待也身無獨身事為通事常合天下以為心此為聖賢而已矣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

正與大為類邪與小為類事理相從不乖其數就功既大無以邪道取通者也

百里奚　章

事之不可據者以類論之因其一二可以推知其人之



所至得其人之所至可以知餘行之所通此論世之道也

智譬則巧也　節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日月星辰司氣行時此知事也水滋土育致勞作力此能事也知以虛而每大能以實而每小地力之所作者用天固不盡也三子力用者矣坤道也孔子備於智用乾道也

禄足以代其耕也

王者制爵從天制祿從地度量起於庶人而自吏之至下者始不曰我祿之也其勞力如是而食其報適如庶人之自耕而自養耳下士代耕之義明然後卿大夫之義皆明雖天子諸侯亦皆代耕而已苟爲無功於民則是不耕而食於義無處也故天子庶人無以相過而享大奉者有大責也

用上敬下　節

身爲天子則勢不可以有所下天子而有所下則其勢

不尊不可以正於四海故盡天下無可以勢屈之者而唯屈於賢屈不由勢既自全於尊其於申德亦又獨至矣至貴猶不敵賢天下復有加於賢者哉

充類至義之盡也

物立所對而可分充類至義之盡者充不義之類而至所對者之盡也於兩端而求其界義與不義之分也於一端而求其界大不義與小不義之分也言分務其盡今得義不義之分而大與小之分不得則分之說未盡

也不可以立斷于天下

不見諸侯　章

士不敢見諸侯所以全君也亦全已也為庶人而皆得至君之前與之揖讓則君無以為尊矣故曰所以全君也有賢人之名而君得以役令之則賢無以為重矣故曰所以全已也故不見諸侯者自卑之甚也自尊之甚也

往役義也　二句

士之一身兼賢與民之分引民之分以自予則事宜從君引賢之分以自予則道宜亢己屈於不知己吾為庶人而已伸於知己豈得庶人使之哉傳曰貴有德為其近於道也先王重道寄之於賢士雖自悒不當損道亢身隆道古人之善成君矣

一鄉之善士　節

道高則勢孤勢孤者求和彌切故行過一鄉者徵士於鄉過一國者徵士於國非獨情親勢亦使之夫物之求

類本乎性命草木猶得類而茂而况於人乎

君有大過則諫　二句

極諫不聽則易位孟子意爲言耳於古無文然同姓分

祖宗之身即有祖宗之責固得以祖宗臨之則於義亦

適也

性猶杞柳也　章

本仁義於性孟子之言也說以崇天事道出於天者爲

尊可明爲不易之理謂起於人僞荀子之言也說以重

人力人有巳力者稱能所以並與三才之功其説不同其歸一也古之王者蓋兩用之是故指孝弟以求端引同類而至盡此藉其自然也慎微防危敬戒不怠此厚防不然也自然之説勝與天下以易亦怠天下之修蔚任性至盡雖至桀紂不難其説將不信於天下唯有為者為無弊故性者君子所為端而不深恃得恃者唯人事也

説有輕重則其義遷告子言為仁義因而飾之也易以

戕賊語深而義不在處矣故孟子之説可以攻於戕賊者也非可攻於為之者也所辯不當所論

性猶湍水也　章

性猶水也遭物搆會而成故人之心非有藏於先也因於有耳有目而有淫欲因於有口有腹而生嗜好因於有身而念父母親兄弟私妻子因身家而私鄉黨自是以往轉相因以生無窮因於有欲而有惡因已之欲惡而旁及其類凡與物接皆有欲惡以待之推所由來各

有相緣而及之故而皆非有質於其心所以為善者亦聖人君子通天下於已而斷其可通與不可通而公私是非之名生焉若夫性則固一無所有而性之所能則固無所不可也此告子之說是也然因於欲惡有可通有不可通而欲其通惡其不通之性又生焉則孟子之說亦是也故孟子之說極於其末致也告子之說據於其本然也所意不同故為說異耳今舉本舉末相與為爭而不知其合也是天下之惑說也

性之所動皆因於身之違順而化形無窮其所以動而捷來者則其相習之故行於熟道而勢使之也使身可去而心可獨行則紛紜者知其必無所生之根矣使心可寓於他質不食不飲不族而處者則紛紜者亦必無所生之根矣物質既區所作從形豈不然哉

生之謂性也　章

天地萬物盡同耳無以相過言相出者各私已分之言耳牛犬自謂必以人不若已也如冥途從本正求同之

同然後泯異形歸一氣機息事寡而風俗静道德平矣人亦生於中國物足事易遂可多端耳如在荒漠生物鮮則藩飾之用自寡力用若則儀節之數自畧性從勢止安在有異乎故自貴其異者人自其類為言不足與天地公言耳

食色性也章

仁内義外説真是矣義衆敬言敬亦愛之物義之正用獨以嚴斷萬物非物所樂矣樂者性之動所樂而出之

是其性也不樂而加之非其性也

鄉人長於伯兄　二節

鄉人伯兄之際即可以庸敬斯須之説加之矣然其敬疑也代伯兄以叔父無疑於敬者也代鄉人以弟無疑於不敬者也而后常暫之情可明

乃若其情　三節

性情一也剛柔而言之性者圓以從化矣一性所出遭事變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性四能其才通也四者

皆善也美於其名則曰仁義禮智也四善者我固有之矣善者為性性者自善反覆之辭也

富歲子弟多賴　二章

物放之於自然之地則本然之質見今舉人而任之自然則必善人少不善人多矣蓋性誠無所不緣則近與遠粗與精而皆存然近與粗據於地之便而常深精與遠處於地之疎而常薄則亦足以相掩而已矣故禮義之好誠然也仁義之心誠有也而不能當情欲之所奪

其可奪者則亦當歸之性也故君子不恃性恃夫有損益之道以調之所美於言性者亦曰此吾性所有非人所爲也而藉以深其從來抑因性以爲端爲功亦少易也據性太深則孟子之說亦將有所窮故禮義之心即可陷溺梏亡矣而情嗜意好奈何百變而不失也哉則自然之說人將奪彼而與之此矣且操與養之云將安用之

平旦之氣　幾希

平旦所為浮沉嗜欲之中雖有仁義而莫覿也夜而寐於是俱置及於始覺介然俱舉則仁義之於情嗜參而生焉夫叅而生者其微者也故曰近於人者幾希

夫心非異物清氣浮靈人謂之心實則氣也形動氣擾形止氣息形氣相俱明可徵知故指氣言心從所易見耳今草生木長皆於夜向晨之時蓋息機在是人氣亦同之也

人與天近唯始生時自無入有去之未遠固當與接也

平旦者一日之始寐其未生也寐而覺其始生也彷彿孩提唯此時有之故亦通於維天之命

生亦我所欲章

所以臨節能死惡心用之非欲所與也惡由生發及於其甚則以生足惡悲憤感慨無物足以泄之極之死以盈其量也以欲用之則不能矣

惡而能死必發於卒然之間及於勢緩多展轉之計矣雖然使行道之人而有宮室妻子之奉則一何不忍有

生之樂以待其後也惟其生而無可歡而人有以急之是以赴死而不悔然則人之貴於生者亦歡於生之樂而所輕於生者亦不能忍於生之若與則好義惡不義之説亦不得專於其間也

輕重之辨共明之共不明之共明者物之輕重共不明者所係身之輕重故萬鍾知勝於簞豆而宫室妻子反加於死生也悲夫

生有可樂則護之彌至生無可樂則自視亦輕故不能

舍生者徒不能舍欲竟非重生之情不惜遂死者徒不忍所惡終非輕生之念人之重生但重欲耳

仁人心也　節

仁據全心故專心之名心有知而知有欲欲為愛而愛為仁故曰人心也義辨物别類各有其理於此乎於彼乎分指所之乘而往者得心之安當物之分故曰人路也

仁從欲動義依不欲止不欲全欲之事義者仁之餘則

亦人心也故曰求其放心而已矣

弗思甚也

人皆措身於高已措身於卑非尊身之道於是非之論悖也人皆措身於福已措之於禍此非利生之道於利害之論悖也葢見不及全未能揭前後而立衷是以意奪於近而論悖於遠故曰弗思甚也

體有貴賤　節

身心相托也常相傷行心之是不能足口目之欲行口

目之欲亦不能慮心之安口腹相歸也亦相病口之所甘亦不求腹之所可也故一身之中相為胡越

心之官則思　大者

思者所以論物而制當者也徒曰從心心之物多矣與體相知則亦與體俱往已矣立其思者而用之所以能與之出入而相議也然後行於雜然之途而皆得其所當其於耳目也有以予之亦有以奪之有違有從而濟於利也夫講於遠以全近論於大以寧小者思之所專

長也

耳目遇其所樂則心不能守其所安此見奪也當機應會一使心先事觀理制當審則求中則權重攸歸心強而耳目弱不可奪矣

仁之勝不仁也　章

土地均而一強一弱者以人民相勝也人民均而一興一亡者以德行相奪也德不積不可為德傳曰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今夫山一卷石

之多及其廣大寶藏生焉貨財殖焉一勺亦水不能成水之功卷石亦山不能成山之用同物之質多少有差能力相去不可為道里故天地用氣在廣與大聖人用德在高與深

夫仁亦在乎　一句

行之而久為之而全雖刑名法術足以為利行之不全為之不久雖堯舜文武之道不可以為力熟仁者全與久之謂也

禮與食孰重　章

禮者本末大小而行之以小輔大以末佐本緩則使相為飾急則以大與小者獨行故禮食親迎平時之法也不禮食不親迎變而置權也其要皆歸於禮而顧以名與食色則其說安得而不舛哉

先王之制為禮也以全生也人有五官之嗜物不必贍也以禮馭之不使傷不使亂而皆得於食色之安此先王之善養欲也故推而歸之食色皆為食色何禮之有

焉茍反其說推而歸之禮又皆禮也何食色之有焉如全生以有為娶妻以承宗大節也而小謹縟文皆所可畧此可言禮中輕重相權之數謂於食色無與可也

奚有於是　二句

形不足以為辨在能其事已矣如能舉百鈞則為有力不能舉匹雛則為無力以所能斷也然百鈞則有不勝者矣堯舜之道豈有不勝者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餘亦其類耳衣食言動之間皆是也豈有不可知者

豈有不可能者哉言道而匿其難者見其易者所以使
輕入其中亦既能其易矣難者即不難也孟子之論未
有不從易言者不忍人而以盡仁不穿窬而以盡義性
善而以盡堯舜親長而以平天下凡若此者皆所以誘
天下而與其進也

儀不及物

筐篚幣帛謂之物拜跪恭敬謂之儀已得其物則責其
儀已徵其儀則責其志志者禮之所重也儀之於志為

近而物遠之有儀矣君子猶有求也有物無儀如之何其可哉

君子之事君也　節

道者義也制義以已所以止貪仁者愛也推仁於物所以濟衆侵地以成貪道不許也殺人以戕生仁不許也

盡其心者　章

物莫大於天權莫尊於命天者人之所謂高遠而不相及也命者人之所謂不可如何也君子不遠天不幻命

夫身在天中不足比於毫毛然心之所有天事無以相加也仁義之數同事陰陽五常之德一體五行非但相如誠一身耳既為同物但其自悉即悉天之藏矣自知耳非相知也夫物樂其所與同未有與同而不得其歡心此心之性不失則陰陽之機皆順比天於父吾為孝子比天於君吾為忠臣故曰所以事天也天以二氣生萬物氣動數成物以為命其生命也其死命也物皆範於不得已之中雖然未定也造化之來以陽成生以陰

成殺累善以增陽損不善以減陰然則自為可吉之道自由可壽之途我命在我亦不在天也故曰所以立命也

順受其正

人之所樂富貴壽考安逸顯榮使盡無望而至則天道不負人之所惡貧賤死亡憂危險難使由我而得也則天力不純不純於天人理雜也不負於道天施妄也皆不可謂之正天之有正人成之也人盡其道而天之來

也無妄而來也其復也氣究而反也然後始有以信天道故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夫盡道而猶死豈可謂天有理乎數之極而有變天之所無可奈何也是其正也

求在我者也

富貴榮顯人之所以材有德而天之所以福善人自本致之是謂求我自末爭之是謂求外

萬物皆備　章

人之一身心為天身為地目為日月耳為虚空聲為雷霆氣為陰陽骨為金石髪為草木膚肉為土血脉為水嗜欲情性同體禽虫人類之中有尊有卑然對易者耳故對君為臣對僕為主對父為子對子為父對兄為弟對弟為兄一身之中千變千名萬物皆可以稱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故我亦萬物也萬物亦我也我亦萬物我則大矣萬物亦我物則親矣於身盡誠則於物流通一不立異舉世成同如水入水如火合火暢之至也

故曰樂莫大焉夫我亦天地何不能若天地我亦萬物何不能順萬物亦君亦臣亦父亦子亦兄亦弟何不能通父子君臣兄弟無以知彼以我知彼情智通而惻隱行故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樂所以大以萬物也仁所以近以在我也且夫我備萬物萬物備我通事也然則天地古今我無不在是以生不為存死不為亡不髙尊通不醜甲窮萬身萬化適以備其能事者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　節

聖人在上天下耳目屬之耳目屬之則精神留之葢有感之一旦全易生平者故所過化也雖不盡然茍有一二即足以名之矣夫天在上與物相遠地處下質而冥愚然萬物自生其中聖人神化亦復如斯也遷善不知覿而化也物覿而化者無事以相至存此喻彼而已矣夫是之謂至神神然後不煩不煩然後大及其逸也欲不勞不可及其勞也欲及廣不可

人之所不學　章

天下之物自然者常美不學而知不慮而能其事全於天矣夫道在天者雖主殺物猶物所安也道之有作者雖其愛物猶物所不恩也故自然者為良夫道之美稱曰仁與義言仁義則世以為不可幾然其事即在於孩提之愛親敬長此二者生而有之非學慮所至也生故自然自然故無不然達之天下達之天下者自然之徵也

舜之居深山　章

機有在而忘故與木石鹿豕俱靜靜而反於無眹機有在而生故與善言善行俱起起而全理皆應故聖人者體與無親用與有屬者也

無為其所不為節

欲為則難不為易耳不為所樂為者難不為所不為者易耳舉天下之道推入至易之中天下所以樂從而不怯也

道取諸心而足所不為所不欲此盡道矣學取諸心而

足無為不為無欲不欲此盡學矣

廣土衆民　章

有其畜者未嘗不欲得處而效也安利人之為心者切於其思致之也故大行大樂小行小樂畜者得泄惻隱之心得用也然未可為得性之盡物之得性以己為故是故身受其嘉而放於泰百節相諭以極其歡非若樂欲外而不内也此性業以淺深也

君子抱德於身通量於世及物之謂實盡物之謂大其

與私所得於周身四骸受意而和唱百節傳情而滋洽者樂之大小可同量哉孔子在中之樂必有不如堯舜者矣然時適不逢事適不展所樂於世者不可冀矣君子有以自寛也曰我不盡待外矣一身之中性得情足吾何慊乎哉雖及物為大而存身者亦真也

易其田疇　章

財用者諸德之總財用足制度定則物宥於有餘之地險詐不行私意鮮薄父母妻子所不盡廣之為仁公之

為義推之為讓奉之為禮睦姻任恤皆以生端矣

觀水有術　二節

水與化為體毎變多而文衆日月所用用於其光故徧錫物以色而大顯之觀聖人之道亦於其燦然者矣章不足是理不備理不備則變化不成未可以論於高而語於妙也

鷄鳴而起　章

始既定則終亦相隨畢世之學肇於始學一日之事肇

於平旦夫舜跖者隨事之名耳豈以多事後名哉一行之中有舜矣一事之中有跖矣

所惡執一者　節

道全舉則取全於人全廢亦自全於道舉一廢百百遂廢矣人以道在是不別求也

人心亦皆有害

傷於貧者美富傷於賤者美貴美生於所傷也美富而貧已惡美貴而賤已惡惡生於所美也以此二者相展

轉於無極故貧富貴賤皆害氣也

堯舜性之也　章

堯舜之仁義由心所發我雖著之身人但見其心有以效其為性也湯武未成於心也先力之身矣既身之所為有實可據有功可明性與非性又何論也夫性不身著天下猶無以受其功身已有矣此性亦將同其事夫身者之於道尤質耳

久假而不歸

假而不以實居名非伯者之美也而未嘗不為利於天下故善美不待實況其實乎

君子居是國也　忠信

君子貧富上下皆有以為功上而事行未可期者也下而教達必可期者也不得於上必得於下無無功之時

不素餐兮　二句

君子不用於時則無功於人然猶傳食諸侯是素飽也雖然道阨於上教達於下則猶足與先王分功也是亦

國家之外臣也何為不可受養乎

仲子不義　節

讓於衆行中特備一行則小者耳所讓之大不足以大讓人以全行相責此一端者豈為多端償哉

食而弗愛　章

愛薄而用敬敬所以接疎遠也愛甚而加敬敬所以事尊上也過愛之量乃至於敬是以親地而尊天

形色　節

性隨身發有是體矣順於其才動為嗜欲苟身所不有性所無端也吾豈知心別居以治五官乎抑隨五官處乎則人無天性形色天性矣隨形是性者亦隨形有正任而履之莫不得動靜之安此唯聖人能之非聖人者將必制形而使之豈得信形而踐之哉

君子之於物也　章

所厚不厚則及薄為無本所薄不薄則所厚為非篤仁民而弗親所以親親也愛物而弗仁所以仁民也不使

末侵本之數則本有餘本有餘然後得以屬末矣故分數明盡得之道也分數不明盡失之道也

仁者以其所愛　四句

厚之所始始於其本厚也有餘而後及疎薄之所始始於其本薄也有餘而遂及戚自本至末厚之所推也自末至本薄之所推也

春秋無義戰　章

無義戰者大義之不存大義不存則以小義相加而已

春秋會盟征伐皆失義之本本失而取末不幸之中猶有幸焉耳

盡信書　章

君子欲成吾說則可黜古人之說以全之蓋將以吾說教天下而或據古人之義以相駁則義不得成故舉古人所實有者亦以為誣而黜之意將有所全不得不爾也

舜之飯糗　節

貧富際我於一時我皆以生平之心居之貧若可終身是常其貧也富若固有是常其富也故聖人無一日之心

好名之人　節

凡矯而過當其反也亦必甚情理相復之勢也

民為貴　章

居尊者托業於卑在上者起勢於下宇宙之初無君有君必自庶民矣習久勢成君始專斷於上下然其聽於

民者固在也特迹隱而形著耳

口之於味也　章

性之所有者全道之所任者偏性所厚道所裁也其所薄道所隆也故有以為性有不以為性此善用性也

孟子之言性多矣獨此為無弊性者心之所欲然而必然者也遇物而皆以此著之故其事異方在口欲味在目欲色在體欲逸性生於身故所重與所先皆歸焉自身而往有父子家人以身之故而及之矣自身而遠有

君臣亦以身之故而及之矣愛因昵而生敬自嚴而立故仁義禮智者性行遠而有之也聲色臭味其行近而有之也在遠而善之名多焉在近而不善之名多焉故兩端者性之所之而皆有者也取舍以爲道存乎人事之所用耳性何責乎

性於人也處近則深在遠而薄簡於在身者篤於及人者淺所深而深所淺君子所以用性命於人也賢愚之數處於不定而貧富貴賤非力所移信於其定者不定

於其不定者君子所以用命

聖而不可知　一句

禹湯文武之聖人所能知也伏羲神農黄帝之聖非人所能知也葢將離於人之類及於鬼神之分矣

人皆有所不忍　章

義於身者仁於人仁者義之所能有也害人者於人不仁於己固不義矣穿窬者於己不義於人故不仁矣今夫娟人以言者非慈於人取人之術也則穿窬之類也

是其賊人之甚者也故義不立者仁不成人易仁難義義者君子之所求詳矣是以少事於仁多事於義也

士未可以言　節

非所言而言以言甘人者也當所可言而不言以不言甘人者也小人媚人言默之間以載其情

養心莫善於寡欲

欲為心所生心為欲所害致欲無已正義之心去之猶且不已寧靜之福亦去之心無正心之傷也不靜其所

焉心之傷也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諱名不諱姓　　獨也

事之所同情寘其際者以衆散也其所獨情生其間者以專明也同異之論探人甚深之情

兼諱姓則父母與族人等矣兼不忍所同則父母與他人盡等矣獨而後境切此可以信事理獨而後感生此乃可以信人情

惡鄉愿恐其亂德也

楊墨鄉原據於其說必謂是或一道矣循勢而極之而害乃見君子惡其所終

由堯舜至於湯　章

夫顏淵子貢諸人足為孔子之與矣孟子以為不類未能若禹臯陶之於堯舜伊尹之於成湯太公之於文王猶之未有與也自以去之不遠宜成其數雖然亦誠然也孟子與孔子能離合而與之相究及時諸人不能則一於孔子者耳夫一於孔子非孔子也能為孔子者其

與離合者也使後無孟子孔子之教亦或未全矣故天

生孟子孔子之副也

四書留書卷六

四書留書自跋

道者有物之文理也其始也有所出其行之也有所成聖人因所能以制道因有功以名道人所不能不得而用之也推而往往而不得其所成則無謂用道也故道之所始因性所可能因物材所可任上從天地明法之懸意象相準下倚萬物長短之質比次調合選用其宜其傳於今者非一聖人之慮也所損益而議之者有數世矣故道也者可以行也可以大也一人行之不為賒

衆人行之不為迫起於足下至於千里不易其途不更其所始而不若久而不弊於已甚得於物甚宜及其至之美而多功其為之地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其統而通者仁禮義知信其散焉而為名者孝弟忠信節介廉讓之類其應節代舉時君時臣者質文奢儉文武寬猛其用物與器以道被之使輔道者車馬宫室弁冕衣服度數等列其以佐道取一者名號書册典制刑威夫物多則有不收之慮理大有難周之憂途遠有不達

之悲故用道者又有道其要得本而推之已矣夫舉本以用末猶流至也提小以包大則裕而安順而通故有理性修身齊家治國詳畧以至之道此五帝三王聖賢之所同也若夫立其所尊與其所賚則各有矣堯舜禹湯尊天而賚中文武尊天而賚禮孔子尊古而賚仁孟子尊性而賚仁義其有所尊何也以從來者重之自鎮信其心不得從來者則不尊不尊不信則不復審守之其有所賚何也以期約衆理也治衆者必有主而定得

主則衆者之進退饒減曲得其故矣且夫據一而安焉人之所以不瞀也其不同然者此論火之說也論火者或曰火熱或曰火明或曰火赤言赤得色言熱得氣言明得德然舉色於一氣與德二俱隨舉德於一氣與色二俱隨舉氣於一德與色二俱隨非舉之所兼也所舉之所兼也同於在火無以遺之故道之制事也有道從其本也道之用道也有道從其一也層復疊積皆有其道是曰道矣故匹夫慮以存身曰何道以存之也士庶

人慮以寧家曰何道以寧之也王者慮以理正多生曰何道以理之也無何道也此道也故曰道一而已矣夫道者以通爲利者也道之所始物理自然自然則皆知皆知則同同則通是故道所以下亦所以上道所以往亦所以來以所以上者令則下從之而安矣以所以下者進則上受之而樂矣以所以來者往則人受之順矣以所以往者來則已得之宜矣數者之來皆生於通通生於同同生於皆知皆知生於自然此道之爲利者乎

之道匹夫之道也管仲韓非商鞅之道一國之治之道也墨子之道一節之道也古人云聖人之支與餘裔矣或虧蔽其末或違離於本或弃遺於身是以局而不通一方有所至而不大成荀子之道與孔子孟子之道同乎曰孔子尊古而賢仁荀子尊人而賢禮孟子尊性而賢仁義荀子之道孔子之道也與孟子之説則異也説之所反情之所同天下有不信孟子之説者則荀子之言又遮其後而為功孟子之言曰人性善也如是則盡

性而已矣故孟子以其權與性荀子曰性甚惡矣能勝之者人之功然則人道重矣故荀子以其權與人以權與性順而致之使天下得其欲而達於道因性於一端化用於千百天下之所便也然而有虞也荀有狠如桀紂戾若始皇周天元齊文宣以是説告之彼將曰性吾所自有自固知之樂驕淫者也嗜賊虐者也性誠生而有也惡真當為耳豈獨桀紂不信吾亦不能為之解何也人必逆性而為惡將不能終日也於是荀子起而告

之曰凡為性用者禽獸也草木也人之力大矣能勝性而逆反之此所以贅於天地之間為性使者弱也不然則愚也強戾之人方自雄其智力以為無所不勝今乃知為弱與愚不能勝性而為之使或動於自賢之意則翻然改矣故性惡性善皆二子助道之說所以作天下也而不足以傷其道之所存故性之善惡為是說者其猶可也辯之無已者非也必辯為善將可曰性善即足順之而功畢人無事乎必言性惡將可曰性不可反第

因任已乎既兩不可則性善與惡總無與於道之事也言性善者欲以實道之自然然别有自然之說不必據之此也言性惡者欲以實爲道之當然然别有當然之說不必據之此也夫物理必如此而可則道固自然矣必如是而行而後不敗則道固當然矣故二者之說可以他說易也

